

宋

史

一百

神傳卷第一百七

宋史三百四

國醫署司桂國醫署軍事前書丞相醫署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傳揖

沈疇

附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亮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傳揖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

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

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

盍少留揖曰仕宦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

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揖承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書升揖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泣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揖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揖以贐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揖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揖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揖每以

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
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寢異竊
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
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
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尚
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
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
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
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

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勸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驕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

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
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又擢侍
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
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
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
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
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
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
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

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
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
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
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
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
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
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
人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
引爲吏部員外郎迭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旣愈還舊職
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
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
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飢羸
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
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尙曰
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
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
而已旣而逵尙果皆以無功敗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
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
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

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
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
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時紹聖
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
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正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
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
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上䟽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
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
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
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
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勦草詔
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
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
問勦勦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
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
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
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勦與何執中偕事帝
於王邸蔡京以官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勦不少降節謁

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謁告歸爾
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
政擢勣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
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
政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
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
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
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
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
右伯通旣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

慙不能對勩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勩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

汝明爲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廟費鉅財窘令以屬
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
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
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
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
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
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
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
之徙司門貧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
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

問故衆欲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
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
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
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賕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
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鍾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
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
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
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太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襄亂減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遁死妄作平夷

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實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財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貲檢討官至十六貲製造局至三十餘貲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

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
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
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
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
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
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
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
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䟽入不報
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
懼中以它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